新视界

诗科幻：刘宇昆短篇小说印象

宋明炜

以我对刘宇昆的了解，我认为他会反对贴标签。而当代文化政治最热衷给人贴标签：亚裔美国文学、海外华人作家、移民写作、离散文学、科幻小说家、奇幻小说家、科幻翻译家……刘宇昆在科幻和奇幻小说领域中取得瞩目的成就，他的小说系列《末日三联画》改编成的动漫剧集《万神殿》正在美国热播，他更因为翻译刘慈欣的《三体》及一系列当代中国科幻作品，成为科幻领域最响亮的名字之一，“小刘”，对应“大刘”——虽然如此，我怀疑他并不在意这些标签，而他的文学初心是诗，是情动而生、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诗。

本文不讨论刘宇昆的长篇小说：具有史诗结构、卷帙浩繁的《蒲公英王朝》四部曲以及作为当代美国神话史诗一部分的《星球大战：天行者卢克传奇》。我用了一个夏天，阅读了刘宇昆迄今写作的所有“短作品”，这些作品多达150多篇，包括短篇、小中篇和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只有很少一部分结集，收入两部英文小说集：《折纸动物园》和《隐娘》。但翻译成中文的，则被收入多达6部小说集，包括《爱的算法》《思维的形状》《杀敌算法》和最新推出的《狩猎愉快》和《转生接口》；我唯一没有看到的中文小说集，是耿辉独立翻译的《奇点移民》。我沉浸在刘宇昆的想象世界，这是一个充满奇观的阅读过程，我敬佩这样一位具有强烈伦理意识、尊重读者的作家，他用词经济，叙述精准，想象力非凡，但从不任意而行，而是在结构和话语上都深思熟虑，让每个故事都具备伦理和审美的双重新意。他的很多作品都涉及语言和思想表达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叙述、如何记忆，有关历史和时间，有关意识的性质，这让他的很多作品具有“元小说”的结构特点，文本内部有着自省机制。同时，他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作家，能够在很短的结构中驾驭非常复杂的主题，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刘宇昆写作的是科幻短篇，但面对他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我不仅想到洛夫克拉夫特或勒古恩或克拉克或特德·姜，他像每一位自重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样——像从契诃夫到蒲宁到辛格到契佛到卡佛到安贝蒂这一众优秀的（不写科幻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样，对形式的完美有自觉追求。

在阅读的最后，我回到阅读的起点，也正是他写作的起点，我再次被《迦太基玫瑰》感动。这篇小说发表于2002年，也许距离科幻的超时空世界构架还远，但距离刘宇昆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则非常近。这是一篇开始于新英格兰地方的故事，主人公刚巧是我任教的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生。这个女孩向往自由，浪迹天涯。小说叙述者是她的姐姐艾米，整个叙述是一次次的“莉斯离我而去”。妹妹莉斯面对世界的未知充满勇气，直到最后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凭着对科学的信念跃入未来，让自己的大脑接受“增强神经识别的毁灭性电磁扫描”。这是一个明知会让人活生生疼死的过程，莉斯自愿去承受，她也许太渴望丢掉肉身、成为无限自由的精灵，让自己以信息形式永生。但实验失败了，莉斯的身体死了，而“她的电子生命模型在基于她大脑扫描结果建构的神经网络上运行了不到五秒钟——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恒——经历了数十亿次每秒的高速计算之后，模型崩溃了。”这个小说的核心，虽然是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学构思，但这并非叙述的唯一重心。

叙述发生在莉斯死去多年以后，艾米年长体衰，静待死亡的自然来临，她回想起莉斯生活中的点滴，包括莉斯讲述自己在路上流浪过程中被伤害、被性侵的细节。艾米记得莉斯说：“身体的确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可是它脆弱而又有缺陷，总是会背叛你。”艾米的叙述离不开身体，小说最后定格，回忆结束了，她咬一口乔纳森苹果，让这种苹果特有的酸味袭遍全身。莉斯则曾经给艾米寄来一张明信片，行走天涯到了北非的古罗马遗迹，明信片上是几句诗：

也许送我的花朵/此刻就在面前/若没有迎太基玫瑰的芬芳/让我该如何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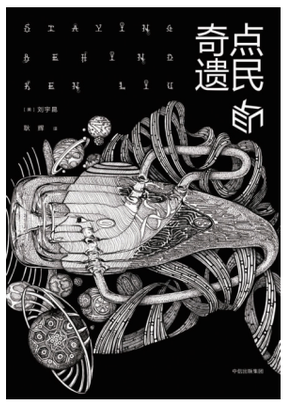
这几句诗出自美国诗人米莱，诗题叫《致那个不会不可能存在的他》，原诗还有前后两节，第一节是这样的：

我如何才能知道，除非/我去开罗和中国/这被祝福的方寸心底是否会/以所有的方式获得祝福？

米莱是美国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诗人，她的诗风古朴，在现代主义兴起的年代常被批判落伍，但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认为她是当时用英语写作的唯一具有伟大作家气质的诗人。刘宇昆在哈佛大学英文系毕业论文就是以米莱为题。她的名字在刘宇昆的短篇小说中还出现过许多次，如同样是早期作品、写于2004年的《涅槃》（又译《状态转换》）写女孩利奈的灵魂是一块冰，她每天都要守护这块冰，不要让它融化，她不要社交生活，藏身斗室，在阅读中一次次移情自我，于是她也体验诗人米莱的生活，在她的灵魂火焰边起舞。直到利奈在现实世界中偶然坠入情网，那一刹那来临如此突然，她来不及守护那块冰，她的灵魂融化了，变成一杯纯净无暇的水。

在《迦太基玫瑰》和《涅槃》中有着刘宇昆短篇小说的DNA结构，这便是一种自由的流动性，以及在这种流动性中生生不息的情动：爱的可能，爱的不确定但永恒的存在，爱的穿透一切物质的力量，这是刘宇昆宇宙的万有引力。它在《思维的形状》中，那一种跨越语言、通过孩童般手势做出“思维形状”进行的异星物种之间的交流和爱情；它在《单比特错误》中，因为物理世界中微小到粒子层面的偶然偏差而发生的奇迹——催生了爱和信仰；它也在2011年让刘宇昆破纪录一次拿下科幻界三大奖项的《折纸动物园》（又译《手中纸，心头爱》）这篇小说中，那个折纸小老虎一直在折叠态中隐藏、但直到展开之后才呈现给主人公的来自他的已逝母亲的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它也在2012年发表、后来改编成《爱死机》其中一集的《狩猎愉快》中，刘宇昆以蒸汽朋克的形式写古老中国的狐狸精到香港后丧失法力、遂被机械化改造成为赛博格而完美结合了金属火焰和神秘魔性的变形记；它也在《人生百味》中，那个将武圣关羽神话带到爱达荷边疆小镇、犹如关二爷附体的神秘华工洛根，讲了一夜又一夜的中国故事、直达最后一夜他要讲一个新的故事，讲“我是怎么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故事；它更深沉地存在于刘宇昆最具有批判深度的《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这部中篇小说呈现对于历史真相的挖掘与遮蔽之间的悖论：在群星之间，时间从未逝去，“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乃至于我们人类，都依靠着死者的骨骸为生。但过去从未死去。过去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被玻姆–桐野粒子场环绕着，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历史，像看窗外的风景一样清晰。”

米莱的诗又一次出现在2014年的《解枷神灵》中，小说重拾《迦太基玫瑰》中扫描大脑的节奏逻辑公司的线索，这一次开始讲述的是一个史诗级别的故事。这一次，另一位科学家献出生命将自己的大脑活体扫描，诞生了新的“神”一样的数字人类，但这是一位难以忘记人间的“神”，他找到了女儿麦蒂，用表情符号和女儿建立了联系。这个神秘的不会用人类语言说话的对话者，让麦蒂的妈妈感到不安，但当她坐在电脑终端前，这时有一个奇怪的句子出现在屏幕上，盯着这一行难以形容的字符，“他”的妻子，麦蒂的妈妈才确信奇迹发生了。那一句表情符翻译成人类语言，正是米莱的诗句“何地何故，我的唇吻上谁的唇……”这个故事后来被刘宇昆又续写了两部，构成《末日三联画》，这正是剧集《万神庙》的原型。这一组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线索，正是从人到“神”的变形记，但“神”是无法被束缚的，在商业资本中诞生的新人类，其超人之处就是无处不在的流动性——也是无往不



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驱动力，是跨越一切范畴和障碍的，最初的和最后的爱。

韩裔美籍学者朱瑞瑛在《隐喻是否会梦见真实的睡眠——关于文学表现的科幻理论》一书中对科幻的既有理论提出挑战，她提出科幻和现实主义是摹仿的两端，现实主义是较弱的对表层现实的低密度摹仿，而科幻才是能够打开物体自身、进入世界奇境的高密度摹仿。这个理论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辩护科幻是一种现实主义，而是为了另辟蹊径，提出科幻在亲属关系上，与其说接近传统小说的叙事形态，不如说它更接近于抒情诗的隐喻形式特征。科幻在话语方式、语言密度、时间关系等一系列层面，都更具有抒情诗的特点，“科幻小说和抒情诗被丰富的亲和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朱瑞瑛最终要表达的观点。

我很好奇刘宇昆对这样一种论述会有何反响。我大胆用“诗科幻”这个词语来指称刘宇昆的短篇小说，因为“诗科幻”不是一个固化的标签，它本身就是一个嵌合体，是一个奇美拉，是一个流体态，“诗科幻”的魅力在于它的流动性，在于它是一个不受任何狭隘意识束缚的自由的形式。刘宇昆配得上这样一个名目，他的许多小说的核心都藏着一首诗，如他在2011年发表的《全都在别处，大群的麋鹿》，这句话来自我最喜爱的英国诗人奥登的《罗马灭亡》。小说写全体人类意识上传之后，变成废墟被遗弃的地球上，成群的野牛、野马、麋鹿走过曾经是莫斯科、曼哈顿的地方，获得自由和永生的“我”，从妈妈的思绪中感受到无尽的悲伤。妈妈决定要将自己的意识发射到深空里的一个机器人身体中，“机器人外壳在那个遥远的星球上等待着她，在那外星球的天空下，那外壳会随着时间逐渐生锈、腐蚀、破裂。而再次活过来时，她一定会非常开心。”在自由的数字生命中想要回到有限的人生的妈妈，为荒凉的宇宙赋予诗意，那个“古代诗人”奥登的抒情，在科幻中如星光一样闪烁了一下。

关　注

全景式呈现中国科幻发展生态

——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读札

鲍远福

青年学者詹玲教授的新作《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下称“《转型研究》”）将视野放置在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即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区间内全方位、多侧面地呈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美学图景与范式转型，借助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代表作家及其创作所依凭的文艺思潮、创作理念、文体类型和审美范式转型的细致评析与深入论证着手，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实践“三次转型”的历史脉络与内在机理。詹玲将科幻批评融合在文学史的整体描述中，因此，这本书以其坚实的理论功底和非凡的学术勇气填补了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

从结构上来看，《转型研究》一书按照时间线的推进与创作流变的平行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构建论述体例，具体划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立足于历时性维度，着重于科幻文学发展历史语境、主题类型变奏、审美思想嬗变以及社会文化转型内在机制的梳理，借以抛出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论断：第一次转型立足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其突出的特征是“以技术理想型为主流”的创作倾向的形成；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特征是超越“科文之争”的二元对立模式，重塑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书写”；第三次转型发生于新旧世纪之交至今，媒介融合与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推动着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主题、文体类型、审美范式的多元更新，形成了新的创作景观与艺术风格。其中，詹玲对“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反特/谍战”创作模式及其对《三体》等新世纪科幻小说影响的剖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在“技术哲学之思”与“人文精神张扬”的辩证关系的“共时互动”等论述非常有见地，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视野的新时代中国科幻小说理论话语范式系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本书的下编聚焦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共时性维度，詹玲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半个世纪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的五种主要类型——太空歌剧、赛博格与人工智能、历史科幻、生态科幻与女性科幻——的作品展开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与阐释，借助于创作主题、叙事范式、话语结构与艺术风格的阐发与论证，揭示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资源、科技焦虑与人性异变、时代文化语境以及“后人类形象”建构等核心话语范畴的理论内涵，借以为构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批评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提供富有全局性与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借助于翔实的资料梳理与理论分析，詹玲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对郑文光、刘兴诗、王晋康、刘慈欣、韩松、江波、郝景芳、陈楸帆、双翅目等老中青三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对新媒体文化兴起后科幻小说面临的“文类革新”“后人类书写”“网络文学转向”等新问题也有精当独到的论述。

詹玲在《转型研究》中对《三体》及《荒潮》等的文本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她重点阐释了《三体3》“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叠加的隐喻模式和文本结构，揭示了这部宏大的“太空歌剧”在冷静的文本叙述之下处于细微故事层面的话语策略和隐喻语法，强调了它们所呈现的叙事美学价值及其对新时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启示意义。她还通过对《荒潮》的细读揭示了“赛博格”主题生态科幻小说的文学功能与警世意义。詹玲认为，批评者在反思之余还应积极赋予读者以思考的动力与能力，让他们将审视的目光推演到长远的未来，同科幻写作者深刻的新启蒙话语形成某种共鸣与共振，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的不可逆过程，并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科技与人文之间富有张力的内在关系，建构科技—生态—人性三者之间多元趋向的意义编码–解码结构模式。

詹玲在谈到21世纪后中国科幻小说“第三次转型”时认为，国家支持、经济发展、科幻商业浪潮、出版平台数字化、新作家群体崛起等要素共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科幻小说的蓬勃发展。接续这个话题，我认为在“第三次转型”的基础上，中国科幻小说在当前还在发生着“第四次转型”，其主要标志就是不断“破圈”和“出海”网络科幻小说创作。网络媒体的兴盛、网络文学的爆发式增长，推动了网络科幻小说创作构成新世纪前20年内科幻文学繁荣兴盛的主力军。因此，网络科幻小说并不是在当前的科幻文艺复兴/转型中对传统科幻小说创作的辅助和补充，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代表了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的新趋势、新变量，它必然会和传统科幻小说具有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属性，这恰恰也是它凸显出中国科幻小说在新世纪新时代实现“新的转型”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之所在。与此同时，网络科幻小说的创作体量、文本规模以及在题材、类型、文体和审美范式变革层面的实验与开拓已经让科幻小说类型在当代文艺生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这是百余年来中国科幻文艺创作在处理其与传统文艺的关系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的情况。以此来看，作为一名从传统文学研究转向科幻研究的学者，詹玲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学思维的影响，虽然她有意识地分析了燕垒生《天行健》等作品，但是她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版图与代表作品，也没有认识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在网络文学“入场”的前提下发生了“多元决定论”式的复杂发展转型，因此也没有将中国科幻文学百年发展转型研究推到新的阶段，这一点显得殊为可惜。

总体而言，《转型研究》弥补了中国学术界科幻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学术空档”，它以“转型”为切入点，系统探索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主流文学发展大格局大背景下极其艰难的发展演化轨迹，通过三次重要转型，实现了21世纪以来的爆发式发展，构成对这一特殊题材本身的话语范式创新与审美内涵演化的深刻理解。詹玲以青年学者的敏锐和细腻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科幻创作与叙事发展转型的整体生态、典型作家和审美风格，也能正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发展转型中的问题与不足，并对未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审视与展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詹玲的《转型研究》丰富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版图，从史料价值、理论体系建构、批评范式创新等层面，为相关题材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新作快评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地球

徐彦利

主人公岳麓书、辛承、唐明杰等为了反抗外星侵略，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不仅要随时防备阋兽发起的进攻，还要挑战内心不断涌起的恐惧，在历经无数周折之后，终于发现绝籽症的原因。原来，阋月大树会向外界散发出某种特殊的光信号，植物接收到这些信号便不再结籽，只有将特定的光波过滤掉，才能防止绝籽症的传播。人们虽然费尽心机地建起“昆仑穹顶”，但依然无法收获粮食便在于未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光线的照射，当这一秘密被破解，便意味着人类反抗外星、自我拯救的成功。

小说的情节设置精巧，逻辑上顺理成章，描述中从容不迫，人物也真实可感。无论对地球与外星战争的描述，还是人类族群不可遏制的恐慌情绪，以及对那些顽强反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投入到抗击行列中的民间英雄的描写，都较为成功。对辛承的勇敢、理性、热心、性急也做了多侧面刻画，而岳麓书以稚嫩的肩膀加入到舍生忘死的抗击之中，象征着人类意志的星星之火是最终战胜外星的坚实力量。

地球灾难叙事在科幻文学中并不新异，但如何写却极为考验功力。在全球面临弥天大祸无处躲藏时，人类该怎么办？将自己、无数生灵及地球拯救出来？躲避？投降？怨天尤人？社会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异常行为也无非是种种复杂心理的注释。有人开始讨好外星人，不断向其表露自己顺从之意；有人将怨气撒在地球的科技进步上，认为正是科技的前进招致外星的忌惮，于是向科学家兴师问罪。此外还有迷信当道，混淆视听。小说着重歌颂了少数顽强抵抗的人，歌颂了他们永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与不断思考的能力。无论外星怪兽如何猖狂，外星武力如何强大，即使人类在它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但也从未放弃过抵抗。也正是有了那些普普通通却敢挺身而出的民众，地球才有了希望。

在紧锣密鼓的情节衔接中，小说不断放大精神的力量。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人物始终没有停止逐步深入的思考。人与外星是怎样的关系？外星人攻打地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机甲虽然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对付外星阋兽的武器，但它的动力源于湮灭反应堆，而湮灭反应这种颠覆性技术又被认为招致了外星侵略。这似乎是一个怪圈，人形机甲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地球，但又是引发地球灾难的罪魁祸首。那么，对于地球而言，人类是多余的存在吗？是否是人类消失了才能使地球生态恢复平衡？在经历了一个个险境，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断寻找破解绝籽症的过程中，主人公岳麓书等从未停止过思考，并最终获得了正确答案：外星文明想要压制的，是任何人类进步的可能性。人类必须通过发展科技使自身强大，但任何科技的进步都会导致外星的压制，成为“阋”（争吵、争斗）的根源。因此，地球与外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懦弱与逃避只会加速灭亡的过程。

小说中关于阋月大树、阋兽、绝籽症的想象都非常独特，在诸多科幻小说中独树一帜，支撑起所有情节向前发展的立体架构，而人物反复探求、九死未悔的信念则成为精神向度的内核，体现出人类意志的力量。而小说所倡扬的无畏、执着、百折不挠、心怀希望以及从不放弃思考的能力，正是地球得以自我拯救的利器。

新书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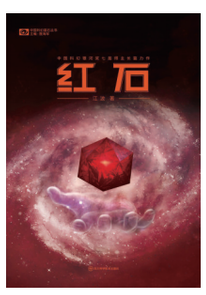
【英】斯蒂芬·皮克，《零碳：重塑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杨书航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9月

人类怎样完成从化石燃料到清洁能源的过渡？为什么可再生能源是限制全球变暖危机的核心？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开创性能源技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本书作者指明了完全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光明未来就在前方，只需要人类多一点想象力，就能抵达没有能源焦虑的理想世界。

【美】约翰·瓦利，《蛇夫座热线》，仇春卉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11月

作为约翰·瓦利长篇处女作，本书的故事充满野性迷人的奇异脑洞。小说中，人类用科技手段实现了性别的自由，每一个角色都立体而多维。而通过主角的成长和蜕变，读者能看到人类被迫流亡太阳系后，在逆境中挣脱束缚、勇敢地翱翔于星辰大海的坚韧品质。

江波，《红石》，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0月



红石是一枚失落的宝石，它给人无尽希望，也带来深重的灾祸。红石的意外出现引发了星域边陲希格斯星球上各方势力的冲突，两名少年由此迎来了迥异的命运。《红石》秉承了江波一贯的“硬核”风格，想象宏大而奇特，风格沉稳冷静，叙事准确干脆，节奏紧凑快速，多线交织叙事中，一副宏大的星际图景在读者眼前爆裂开来。

夏桑，《月海电台》，重庆出版集团，2022年9月

该书集结了青年科幻作家夏桑10年间的幻想短篇故事，作品情感细腻、氛围营造到位，叙事之中颇见哲思，将现代人的生存心理困境和技术幻想相结合，表达了作者本身对追求情感、追求审美、追求自我认知的思考。